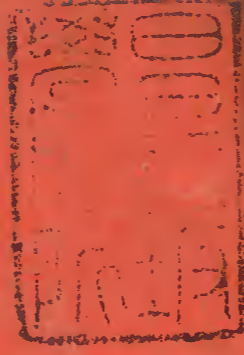


隋書

禮儀志

三



			五〇	漢
二	一	四	五	書
五	〇	三	一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〇	五		漢
函	〇		書
二	五		
一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51
冊數	25 (3)
函號	280 74

新刊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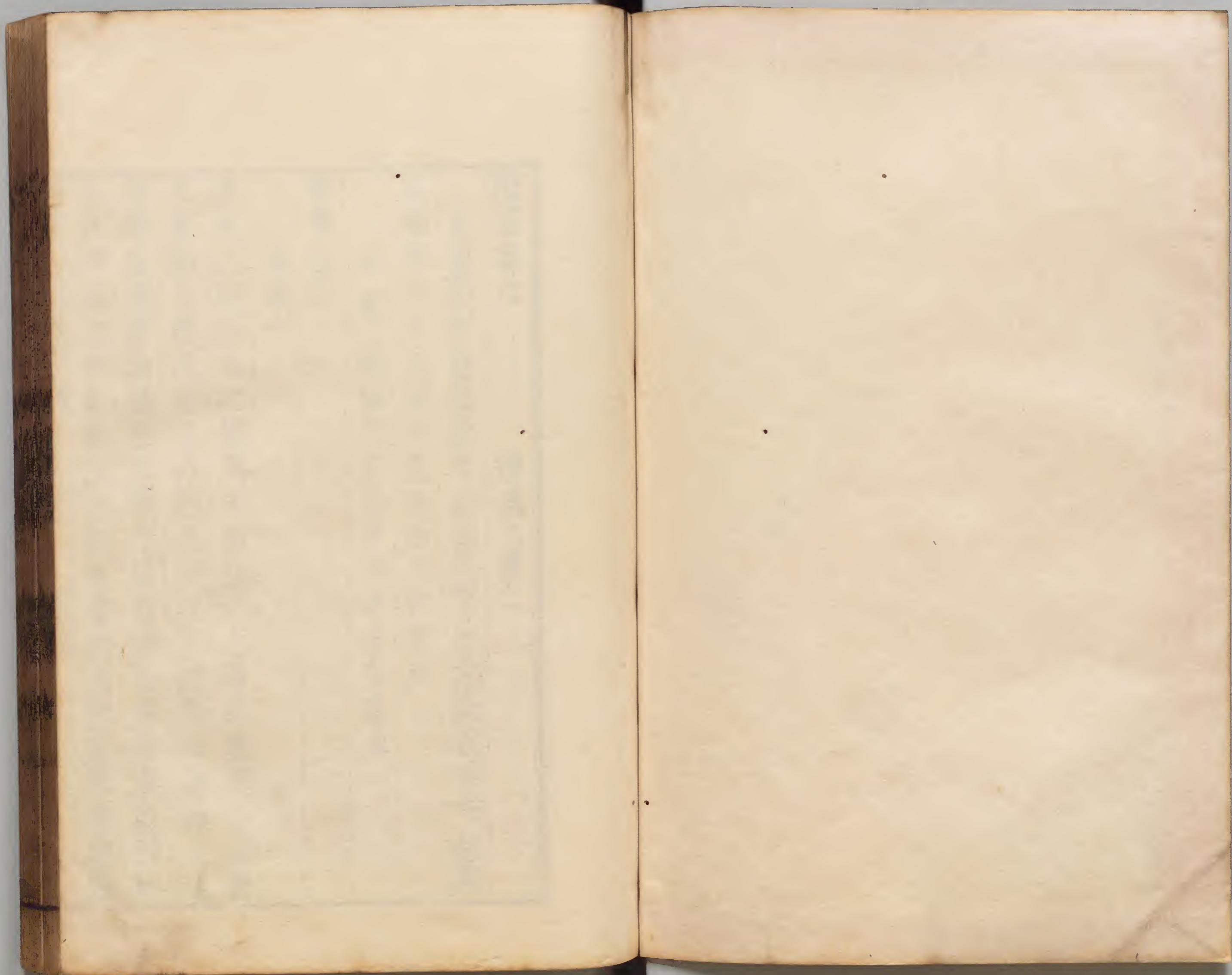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隋書卷六

禮儀志第一

淺草文庫

太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禮儀一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為天禮祭地之屬為地禮祭宗廟之屬為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蹟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祗訓以勸生靈商辛無道雅章湮滅

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犬戎弑后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凋俗敝仲尼預蜡賓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緝禮興樂欲救時弊君棄不顧道鬱不行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昭公娶孟子而諱姓楊侯竊女色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矣羣飲而逸不知其郵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獄繁矣魯侯逾五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

制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伯召君於河陽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并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成於動止華葉靡舉鴻纖並擯甚芻狗之棄路若章甫之遊越儒林道盡詩禮爲煙漢高祖旣平秦亂初誅項羽放賞元勳未遑朝制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劔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爲之微習禮容皆知順軌若祖述文武憲章洙泗則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帝興典制

禮汲本
作書

而愛方術。至於鬼神之祭。流宕不歸。世祖中興。明皇纂
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時制。百姓悅之。
而朝廷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失之於
凶荒之年。而世載遐邈。風流訛舛。必有人情。將移禮意。
殷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於增輝風俗。廣樹隄
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譬山祗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滄
溟。飾以涓塵。不貽伊敗。而高堂生於所傳。士禮亦謂之
儀。弘暢人情。粉飾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稱當
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削。除
乖謬。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吉禮

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璣。賓禮則賀瑒。嘉
禮則司馬鑿。帝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參
詳。陳武克。平建業。多准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藻。員
外散騎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
因行事。隨時取捨。後齊則左僕射陽休之。度支尚書元
脩。伯鴻。臚卿王晞。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辯。
宇文弼。並習於儀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高祖命
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云。
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蕩六
籍。以爲煨燼。祭天之禮殘缺。儒者各守其所見物。而爲

之義焉。一二祭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圓丘方澤。三年一行。若圓丘方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圓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一圓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圓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也。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亦直稱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

上帝
本集
帝

陳以降。以迄于隋。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梁南郊爲圓壇。在國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門。常與北郊間歲。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上帝之神於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禮以蒼璧制幣。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司空雷電雨師。皆從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餘皆平地。器以陶匏。席用橐秸。太史設柴壇於景地。皇帝齋於萬壽殿。乘玉輅。備大駕。以行禮。禮畢。變服通天冠而還。北郊爲方壇。於北郊。上方十丈。下方

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爲墼再重與南郊間
歲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於其上以德后配
禮以黃琮制幣五官之神先農五岳沂山嶽山白石山
霍山無間山蔣山四海四瀆松江會稽江錢塘江四望
皆從祀太史設埋坎於壬地焉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
啓稱傳云啓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佟之
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
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圓丘大報天也夏正
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圓丘
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禮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

途也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卽是祈穀但就陽之位
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於甲子旣祭昊天宜在冬
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蟄在一郊壇分爲二祭自是
冬至謂之祀天啓蟄名爲祈穀何佟之又啓案鬯者盛
以六彝覆以畫幕備其文飾施之宗廟今南北二郊儀
注有裸旣乖尚質謂宜革變博士明山賓議以爲表記
天子觀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明堂之裸耳郊不應
裸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祀竟器席相承還庫請依典燒
埋之佟之等議案禮祭器敝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
乖典帝曰薦藉輕物陶匏賤器方還付庫容復穢惡但

敝則埋之。蓋謂四時祭器耳。自是從有司議燒埋之。四年修之云。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橫題宜曰皇天座。地橫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帝並從之。五年明山賓稱。伏尋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項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議。山賓以爲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爲允。并請迎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並依議。六年。

議者以爲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爲煩重。儀曹郎朱异議曰。望是不卽之名。豈容局於星海。拘於岳瀆。明山賓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爲非。議久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旣土地所在。並留如故。七年。帝以一獻爲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司馬駿。以爲宗祧三獻。義

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爲允。自是
天地之祭。皆一獻。始省大尉亞獻。光祿終獻。又太常丞
王僧崇稱。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
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卽箕畢星
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師雨師。恐繁祀典。帝
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
隸。兩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
承。用染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壇下衆神之
座。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
以稱其德。則知郊祭爲俎。理不應染。又藉用白茅。禮無

用當作
同

所出。皇天大帝坐。旣用俎。則知郊有俎義。於是改用素
俎。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并以素
俎。又帝曰。禮祭月於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
更居坎。又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關在
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
北郊。就陰之義。旣云就陽。義與陰異。星月與祭。理不爲
坎。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圓丘小而
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旣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
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悉停爲坎。自是
南北二郊。悉無坎位矣。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

威字下
原闕五
字今以

萬曆二十六年刊

禮書卷六

禮書卷六

七

汲本補

有字下
原闕五
字今以
汲本補
之

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傾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義闕然於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而為壇

陳制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於南北二郊永定元年武帝受禪脩南郊圓壇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廣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餘準梁之舊北郊為壇高一丈五尺廣八丈以皇妣昭后配從祀亦準梁舊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

天太中大夫領大著作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醢辜同為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禮太宗伯之職云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眾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卽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卽除之。亨又奏曰。梁儀注曰。一獻爲質。三獻爲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案周禮司樽所言三獻。施於宗祧。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爲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準於宗祧。三獻爲允。制曰。依議。廢帝光大中。又以昭后配北郊。及宣帝卽位。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議增廣。久而不決。至太建十一年。尚書祠部郎王元規議曰。案前漢黃圖。上帝壇徑五丈。高

九尺。后土壇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壇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卽日南郊壇廣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廣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今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壇上方十丈。以則地義。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漢家之數。禮記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于郊。周官云。冬至祠天於地上之圓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

也。瘞埋於秦折祭地也。記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於其質也，以報覆燾持載之功。爾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爲。古圓方兩丘，並因見有而祭，本無高廣之數。後世隨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地吉而未必有丘，或有見丘而不必廣絜，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尺之儀。愚謂郊祀事重圓方二丘，高下廣狹，旣無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今謹述漢梁并卽日三代壇不同，及更增脩丈尺，如前聽旨。尚書僕射臣繕左戶尚書臣元饒左丞臣周確舍人臣蕭淳儀曹郎臣沈客卿周元規議，詔遂依用。後主嗣立，無意典禮之事，加舊儒碩學，漸以凋喪。至

於朝亡，竟無改作。後齊制圓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圓丘在國南郊，丘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壇，去丘五十步。中壇去內壇，外壇去中壇，各二十五步，皆通入門。又爲大營於外壇之外，輪廣三百七十步，其營漸廣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壇之外，當丘之景地。廣輪三十六尺，高三尺，四面各有陛，方澤爲壇，在國北郊，廣輪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爲三壇，相去廣狹同圓丘。壇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營漸廣一十二

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爲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壇之外廣深一丈二尺圓丘則以蒼璧束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五精之帝從祀於其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丘爲衆星之位遷於內壇之中合用蒼牲九夕牲之旦太尉告廟陳幣於神武廟訖埋於兩楹間焉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已下薦衆星方澤則以黃琮束帛夏至之日禘崑崙皇地祇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稷岱岳沂鎮會

稽鎮云云山亭亭山蒙山羽山嶧山崧岳衡鎮荆山內方山大別山敷淺原山桐柏山陪尾山華岳太岳鎮積石山龍門山江山岐山荆山嶓冢山壺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傾朱圉山鳥鼠同穴山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嶧山武功山太白山恒岳醫無閭山鎮陰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宣務山闕山方山苟山狹龍山淮水東海泗水沂水淄水濰水江水南海漢水穀水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滂水渭水涇水鄠水濟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沱水衛水汧水延水並從祀其神州位

在青陞之北甲寅地。社位赤陞之西未地。稷位白陞之南庚地。自餘並內壝之內。內向各如其方。合用牲十二儀。同圓丘。其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云。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南郊爲壇於國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陞。爲三壝。內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四面各通一門。又爲大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漸廣一丈。深入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壝之外。景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陞。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

各用騂特牲一儀。燎同圓丘。其北郊則爲壇如南郊。壇爲瘞坎。如方澤坎。祀神州神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禮用兩圭。有邸。各用黃牲一儀。瘞如北郊。

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爲壇之制。圓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圓壝徑三百步。內壝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一階。尺一級。其壝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壝半之。南郊爲

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壝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壝如方丘其祭圓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圓丘則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並從祀皇帝乘蒼輅載玄冕備大駕而行預祭者皆蒼服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於其上北郊方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神州則以獻侯莫那配焉其用牲之制祀昊天上帝祭皇地祇及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毛宗廟以黃社稷以黝散祭祀用純表貉磔禳

用龐

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爲圓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再歲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衆星在內壝之外其牲上帝配帝

用蒼犢二。五帝日月用方色犢各一。五星已下用羊豕各九。爲方丘於宮城之北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夏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九州山海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用黃犢二。神州九州神座於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咸州東北方。陽州東方。各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已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其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加羊豕各九。南郊

爲壇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高七尺。廣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燁怒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其禮四圭有邸。牲用騂犢二。北郊孟冬祭神州之神。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齋官皆於其晨集。尚書省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祭前一日。晝漏上水五刻。到祀所。沐浴著明衣。咸不得聞見。衰經哭泣。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祇神州社稷宗廟等爲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爲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及諸星諸山川等爲小祀。大祀養牲在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其牲方色難備者。聽以純色代告。

祈之牲者不養祭祀犧牲不得捶扑其死則埋之初帝
既受周禪恐黎元未愜多說符瑞以耀之其或造作而
進者不可勝計仁壽元年冬至祠南郊置昊天上帝及
五方天帝位並於壇上如封禪禮板曰維仁壽元年歲
次作噩嗣天子臣諱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璇璣運行大
明南至臣蒙上天恩造羣靈降福撫臨率土安養兆人
顧惟虛薄德化未暢夙夜憂懼不敢荒怠天地靈祇降
錫休瑞鏡發區宇昭彰耳目爰始登極蒙授龜圖遷都
定鼎醴泉出地平陳之歲龍引舟師省俗巡方展禮東
岳盲者得視瘖者得言復有甃人忽然能步自開皇已

來日近北極行於上道啓度延長天啓太平獸見一角
改元仁壽楊樹生松石魚彰合符之徵玉龜顯永昌之
慶山圖石瑞前後繼出皆載臣姓名褒紀國祚經典諸
緯爰及玉龜文字義理遞相符會宮城之內及在山谷
石變爲玉不可勝數桃區一嶺盡是琉璃黃銀出於神
山碧玉生於瑞巘多楊山響三稱國興連雲山聲萬年
臨國野鵝降天仍住池沼神鹿入苑頻賜引導騶虞見
質遊麟在野鹿角生於楊樹龍湫出於荆谷慶雲發彩
壽星垂耀宮殿樓閣咸出靈芝山澤川原多生寶物威
香散馥零露凝甘敦煌烏山黑石變白弘祿巖嶺石華

遠照玄狐玄豹白兔白狼赤雀蒼烏野蠶天豆嘉禾合
穗珍木連理神瑞休徵洪恩景福降賜無疆不可具紀
此皆昊天上帝爰降明靈矜愍蒼生寧靜海內故錫茲
嘉慶咸使安樂豈臣微誠所能上感虔心奉謝敬薦玉
帛犧齊粢盛庶品燔祀于昊天上帝皇考太祖武元皇
帝配神作主大業元年孟春祀感帝孟冬祀神州改以
高祖文帝配其餘並用舊禮十年冬至祀圓丘帝不齋
于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
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

理汲本
作禮

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舊齊儀郊祀帝皆以袞冕
至天監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儀注猶云袞服十年儀
曹郎朱异以爲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
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理不容文於
是改服大裘异又以爲齊儀初獻樽彝明堂貴質不應
三獻又不應象樽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
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况在明堂
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又曰宗廟貴
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
不異卽理徵事如爲未允請自今明堂肴膳准二郊但

帝之爲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爲顯著。非如昊天義絕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屬。猶宜以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韭四種之菹。粳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以外。郊所無者。請並從省除。初博士明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禮先自赤帝始。異又以爲明堂既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又以爲明堂邊豆等器。皆以彫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彫俎。明堂之禮。既方郊爲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爲質。又不應彫俎。斟酌二途。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異又以舊儀明堂祀

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醕終醪。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灌及授俎法。又以爲舊明堂皆用大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爲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爲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帝並從之。先

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羣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燦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昇以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旣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

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旣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爵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玄以廟寢三制旣同。俱應以九尺爲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

構明堂十二間。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

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饗坐依梁法。武帝時以德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已後以文帝配。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果蔬備薦焉。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高祖平陳。收羅杞梓。郊丘宗社。典禮粗備。唯明堂未立。

開皇十三年。詔命議之。禮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等定議。事在弘傳。後檢校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止於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於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

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祀五官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儀。

菊池桐孫 校點

隋書卷六終

隋書卷七

禮儀志第二

太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勅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禮儀二

春秋龍見而雩。梁制不爲恒祀。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者。三省繇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撤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

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于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祈上帝。徧祈所有事者。大雩禮。立圓壇於南郊之左。高及輪廣四丈。周十二丈。四陛。牲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於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處大雩。國南除地爲壇。舞童六十四人。祈百辟卿士於雩壇之左。除地爲壇。舞童六十四人。皆絃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畢。旱而祈。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則不報。若郡國縣旱請雨。則

五事同時並行。一理冤獄失職。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進賢良。五退貪邪。守令皆潔齋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內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陳氏亦因梁制。祈而澍。則報以少牢。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卽位。以文帝配。青帝牲用黃牯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墀配饗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事也。梁陳制。諸祠官皆給除穢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取清潔。天監九年有事雩壇。武帝以爲雨旣類陰。而求之正

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爲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於是遂移於東郊。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爲乖。儀曹郎朱异議曰：案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今明堂又無其事，於是停用柴，從坎瘞典。十一年帝曰：四望之祀，頃來遂絕，宜更議復。朱异議，鄭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玄云：謂五岳四鎮四瀆。尋二鄭之說，互有不同。竊以望是不卽之名。凡厥遙祭，皆有斯目。豈容局於星漢，拘於海瀆。請命司天，有關水旱之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帝從之。又

一作本

揚州主簿顧協又云：禮仲夏大雩，春秋龍見而雩，則雩常祭也。水旱且又禱之，謂宜式備斯典。太常博士亦從協議。祠部郎明巖卿以爲祈報之祀，已備郊禋。公革有時，不必同。揆帝從其議，依舊不改。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藉田兆內，有祈祭，則齋官寄藉田省云。

後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爲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壇。外營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於其上祈穀實，以顯宗文宣帝配。青帝在甲寅之地，赤帝在景巳之地，黃帝在巳未之地，白帝在庚申之地，黑帝在壬亥之地。面皆內向，藉

以藁秸配帝在青帝之南小退藉以莞席牲以騂其儀同南郊又祈禱者有九焉一曰雩二曰南郊三曰堯廟四曰孔顏廟五曰社稷六曰五岳七曰四瀆八曰滄口九曰豹祠水旱癘疫皆有事焉無牲皆以酒脯棗栗之饌若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幣有燎不設金石之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詩於壇南自餘同正雩南郊則使三公祈五天帝於郊壇有燎座位如雩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其儀如郊禮堯廟則遣使祈於平陽孔顏廟則遣使祈於國學如堯廟社稷如正祭五岳遣使祈於岳所四瀆

如祈五岳滄口如祈堯廟豹祠如祈滄口

隋雩壇國南十三里啓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百二十尺孟夏之月龍星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以太祖武元帝配饗五官從配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理冤獄失職存鰥寡孤獨賑困乏掩骼埋胔省徭役進賢良舉直言退佞諂黜貪殘命有司會男女恤怨曠七日乃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乃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脩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已下祈如初

典秋分已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卽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傘扇。令人家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郡尉祈雨。則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于社。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雨者。徙市斷屠。如京師祈而澍。亦各有報。霖雨則禱京城諸門。三禱不止。則祈山川岳鎮海瀆社稷。又不止。則祈宗廟神州。報以太牢。州郡縣苦雨。亦各禱其城門。不止。則祈界內山川。及祈報用羊豕。

禮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輅。建大旂。服大裘。

各於其方之近郊爲兆。迎其帝而祭之。所謂燔柴於秦壇。掃地而祭者也。春迎靈威仰者。三春之始。萬物稟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畏之也。夏迎赤熛怒者。火色燦怒。其靈炎至明盛也。秋迎白招拒者。招集拒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其功大也。冬迎叶光紀者。叶拾光華紀法也。言冬時收拾光華之色。伏而藏之。皆有法也。中迎含樞紐者。含容也。樞機有闔闢之義。紐者結也。言土德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有時。紐結有法也。然此五帝之號。皆以其德而名焉。梁陳後齊後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時之日。各於其郊迎。而以太皞之屬五人帝配祭。

並以五官三辰七宿於其方從祀焉。

梁制迎氣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儀同南郊。天監七年尚書左丞司馬筠等議以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鳩化為鷹。尉羅方設仲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珪璧皮幣。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殺明矣。况今祀天。豈容尚此。請夏初迎氣。祭不用牲。帝從之。八年明山賓議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頃代郊祀之服皆用袞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亦服袞冕。愚謂迎氣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禮俱一獻。帝從之。陳迎氣之法。皆因梁制。

後齊五郊迎氣為壇各於四郊。又為黃壇於未地所祀。

天帝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其玉帛牲各以其方色。其儀與南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旦。太尉陳幣告請其廟以就配焉。其從祀之官位皆南陛之東西向。壇上設饌畢。太宰丞設饌於其座。亞獻畢。太常少卿乃於其所獻事畢皆撤。又云。立春前五日於州大門外之東。造青土牛兩頭。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於東郊。登青幡於青牛之傍焉。

後周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壇皆半之。祭配皆同。後齊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

之其星辰爲壇崇五尺方二丈岳鎮爲埽方二丈深二尺山林已下亦爲埽壇崇三尺埽深一尺俱方一丈其儀頗同南郊豕宰亞獻宗伯終獻禮畢

隋五時迎氣青郊爲壇國東春明門外道北去宮八里高八尺赤郊爲壇國南明德門外道西去宮十三里高七尺黃郊爲壇國南安化門外道西去宮十二里高七尺白郊爲壇國西開遠門外道南去宮八里高九尺黑郊爲壇宮北十一里丑地高六尺並廣四丈各以四方立曰黃郊以季夏土王曰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從祀

其牲依方色各用犢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儀同南郊其岳瀆鎮海各依五時迎氣日遣使就其所祭之以太牢

晉江左以後乃至宋齊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宋武初爲宋王立廟於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中興二年梁武初爲梁公曹文思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廟諸侯始封卽祭五廟祠部郎謝廣等並駁之遂不施用乃建臺於東城立四親廟并妃郤氏而爲五廟告祠之禮並用太牢其年四月卽皇帝位謝廣又議以爲初祭是四時常祭首月旣不可移易宜依前尅

日於東廟致齋。帝從之。遂於東城時祭。訖遷神主於太廟。始自皇祖太中府君。皇祖淮陰府君。皇高祖濟陰府君。皇曾祖中從事史府君。皇祖特進府君。并皇考以爲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爲文皇帝。皇妣爲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特進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六親廟爲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春祀夏禘。秋嘗冬蒸。并臘。一歲凡五。謂之時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天

監三年。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蒸。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自是祫祭乃及功臣。是歲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來。郊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尚哭。以爲乖禮。佟之等奏。案禮國門在臯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籬門。爲太遠。宜以六門爲斷。詔曰。六門之內。士庶甚多。四時蒸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須來。旣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也。到齋日。宜去廟二百步。斷哭。四年。何佟之議。案禮未祭一日。

大宗伯省牲鑊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昏暗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牲之禮頃代人君不復躬牽相承丹陽尹牽牲於古無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視鑊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少牢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注詣厨烹牲謂宜依舊帝可其奏倭之又曰鄭玄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迎牲今儀注乃至薦熟畢太祝方執珪瓚裸地違謬若斯又近代人君不復躬行裸禮太尉既攝位實宜親執其事而越使卑賤太祝甚乖舊典愚謂祭日之晨宜使太尉先行裸獻乃後迎牲帝曰裸尸本使神有所

附今既無尸裸將安設倭之曰如馬鄭之意裸雖獻尸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求神之義恐不可闕帝曰此本因尸以祀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求之所裸義乃定倭之曰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裸今既存尸卒食之獻則裸鬯之求實不可闕又送神更裸經記無文宜依禮革奏未報而倭之卒後明山賓復申其理帝曰倭之既不復存宜從其議也自是始使太尉代太祝行裸而又牽牲太常任昉又以未明九刻呈牲又加太尉裸酒三刻施饌間中五刻行儀不辦近者臨祭從事實以二更至未明三刻方辦明山賓議謂九刻已疑太早况二更非

牛汲本
作筆

復祭旦。帝曰夜半子時。卽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餘依儀注。又有司以爲三牲或離牝。依制埋瘞。猪羊死則不理。請議其制。司馬駿等議以爲牲死則埋。必在滌矣。謂三牲在滌。死悉宜埋。帝從之。五年。明山賓議樽彝之制。祭圖唯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壘。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爲珪瓚之實。竊尋祿重於獻。不容共樽。宜循彝器。以備大典。案禮器有六彝。春祠夏禴。祿用雞彝。鳥彝。王以珪瓚。初祿。后以璋瓚。亞祿。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復亞祿。止循其二。春夏雞彝。秋冬牛彝。庶禮物備。

也。帝曰雞晨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爲疑。山賓曰。臣愚管不奉明詔。則終年乖舛。案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鳥彝。春夏兼用。帝從之。七年。舍人周捨以爲禮。王輅以祀。金輅以賓。則祭日應乘玉輅。詔下其議。左丞孔休源議。玉輅既有明文。而儀注金輅。當由宋齊乖謬。宜依捨議。帝從之。又禮官司馬筠議。自今大事。遍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纂戎戒嚴。解嚴。合十一條。則遍告七廟。講武脩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

款化貢方物。諸公王以愆創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九年詔簠簋之實。以藉田黑黍。十二年詔曰。祭祀用洗。匱中水盥。仍又滌爵。爵以禮神。宜窮精潔。而一器之內。雜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御及三公。應盥及洗爵。各用一匱。十六年四月。詔曰。夫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禱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蒸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十月。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爲未

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鉞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鉞。卽禮爲乖。請加熬油。尊羹一鉞。帝從之。於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于小廟。其儀未祔前。先脩埽室。改塗。其日有司行埽。除開埽室。奉皇考太夫人神主於坐奠。制幣訖。衆官入自東門。位定。祝告訖。撤幣埋於兩楹間。有司遷太夫人神主於上。又奉穆貴嬪神主於下。陳祭器如時祭儀。禮畢。納神主。

閉于堦室。陳制立七廟。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五歲再殷。殷大禘而合祭也。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四年。徙東廟神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齊文襄嗣位。猶爲魏臣。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貞公。王祖太師文穆公。王考相國獻武王。凡四廟。文宣帝受禪。置六廟。曰皇祖司空公廟。皇祖吏部尚書廟。皇祖秦州使君廟。皇祖文穆皇帝廟。太祖獻武皇帝廟。世宗文襄皇帝廟。爲六廟。獻武已下不毀。已上則

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旣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春祠夏禘。秋嘗冬蒸。皆以孟月。并臘。凡五祭。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預祭。河清定令。四時祭廟。禘祭及元日廟庭。並設庭燎二所。

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三品已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執事官散官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祭三世。三品已上。牲用一太牢。五品已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已下。從七品已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已下。達於

庶人祭於寢。牲用特肫。或亦祭祖禰諸廟。悉依其宅堂之制。其間數各依廟多少爲限。其牲皆子孫見官之牲。後周之制。思復古之道。乃右宗廟而左社稷。置太祖之廟。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毀。閔帝受禪。追尊皇祖爲德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擬已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爲五焉。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爲祧廟。而不毀。其時祭各於其廟。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菹兔醢豕宰。終獻。

訖。皇后親撤豆。降還板位。然後太祝撤焉。

高祖旣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詢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禮。上皇考桓王尊號爲武元皇帝。皇妣尊號爲元明皇后。奉迎神主歸于京師。犧牲尚赤。祭用日出。是時帝崇建社廟。改周制。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已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祖。獻王廟。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各以孟月饗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

主。祔祭之禮。並准時饗。其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雷則以季夏。祀黃郊日。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三年一禘。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於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月。則停時饗。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饗。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於廟庭。大業元年。

煬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曰。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為五。周以文武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

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毀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卽位。建高廟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

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歿。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

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受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公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爲不毀之法。至於鑿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

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處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議。漢京諸廟。旣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末。其圖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從迭毀之法。詔可。未及創制。旣營建洛邑。帝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遊高祖衣冠。四時致祭。於三年有司奏。請准前議。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詵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朕何所。又下詔。唯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遂復停

寢。

自古帝王之興，皆稟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太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訖而禪乎梁甫，梁甫者，太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禪乎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記曰：王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格。齊桓公既霸而欲封禪，管仲言之詳矣。秦始皇既黜儒生而封太山禪梁甫，其封事皆祕之。

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頗採方士之言，造爲玉牒而編以金繩，封廣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興，聿遵其故。晉宋齊梁及陳，皆未遑其議。後齊有巡狩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高祖不納。晉王廣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是牛弘、辛彥之、許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創定其禮，奏之。帝遂巡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岳，爲壇如南郊。又壇外爲柴壇，飾神廟，展宮懸於庭，爲埋炤二於南門外。又陳樂，設位於青帝壇，如南郊。帝服袞冕，乘金輅，備法駕而

行禮畢。遂詣青帝壇而祭焉。

十月
本
作
七
月

開皇十四年閏十月。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
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
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巫
一人。主知灑掃。並命多時。松栢。其霍山雩祀。日遣使就
焉。十六年正月。又詔北鎮於營州龍山立祠。東鎮晉州
霍山鎮。若脩造。並准西鎮吳山造神廟。大業中。煬帝因
幸晉陽。遂祭恒岳。其禮頗採高祖拜岱宗儀。增置二壇。
命道士女官數十人。於壇中設醮。十年幸東都。過祀華
岳。築場於廟側。事乃不經。蓋非有司之定禮也。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漢法不
俟二分。於東西郊。常以郊泰時。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
夕西向揖月。魏文譏其煩。襲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
日于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為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
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始合於古。
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
幣。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
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
外。為壇於埴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

開皇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為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

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
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

凡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土穀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
主祀古先聖王法施於人則祀之故以勾龍主社周棄
主稷而配焉歲凡再祭蓋春求而秋報列於中門之外
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然而古今既殊禮亦
異制故左社稷而右宗廟者得質之道也右社稷而左
宗廟者文之道也梁社稷在太廟西其初蓋晉元帝建
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墻並隨其方
色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縣又兼祀

靈星風伯雨師之屬及臘又各祠社稷于壇百姓則二
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
旱禱祈祠具隨其豐約其郡國有五岳者置宰祝三人
及有四瀆若海應祠者皆以孟春仲冬祠之舊太社廩
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太祝吏讚牲天監四年明山賓議
以爲案郊廟省牲日則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讚牲祭之
日則太尉牽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
實爲重今公卿貴臣親執盛禮而令微吏牽牲頗爲輕
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祭社
稷無親事牽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牲太祝

令讚牲。帝唯以太祝讚牲爲疑。又以司農省牲於理似傷犧吏執紉。卽事成。卽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明議。於是遂定。至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并前爲五壇焉。陳制皆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又令太中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庭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祠天皇大帝。太一。日月五星。鈎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大人星。子孫星。都四十六坐。凡應預祠享之官。亦太醫給除穢氣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自潔。其儀本之齊制。

後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後周社稷。皇帝親祀。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開皇初。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又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爲靈星壇。立秋後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古典有天子東耕儀。江左未暇。至宋始有其典。梁初籍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武帝以

爲啓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殷仲春。籍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又國語云。王卽齋宮。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乃有沐浴裸饗之事。前代當以耕而不祭。故闕此禮。國語又云。稷臨之。太史讚之。則知耕籍應有先農神座。兼有讚述耕旨。今籍田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兼於耕所設先農神座。陳薦羞之禮。讚辭如社稷法。又曰。齊代舊事。籍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後。禮云。親載耒耜。措于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輅上。若以今輅與古不同。則宜升之次輅。以明慎重。而遠在餘處。於義爲乖。且御史掌視。尤爲輕省。今宜以待中奉耒耜。

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大小。列種梨栢。便殿及齋官省。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伐。又有祈年殿云。

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梁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稗麻子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陞三壝。四門。又爲大營於外。又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先祠司農。進種稔之種。六宮主之行。

事之官并齋。設齋省於壇所。列宮懸。又置先農坐於壇上。衆官朝服。司空一獻。不燎。祠訖。皇帝乃服通天冠。青紗袞。黑介幘。佩蒼玉。黃綬。青帶。袜舄。備法駕。乘木輅。耕官具朝服。從殿中監進御耒於壇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壇南陛。卽御座。應耕者各進於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釋劔執耒。三推三反。升壇卽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籍田令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以青箱奉種。稂種。跪呈司農。詣耕所灑之。耰訖。司農省功奏事畢。皇帝降之便殿更衣。饗宴禮畢。班賚而還。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爲壇。孟春吉亥。祭先農於其上。以后稷配。牲用一太牢。皇帝服袞冕。備法駕。乘金根車。禮三獻訖。因耕。司農授耒。皇帝三推訖。執事者以授應耕者。各以班。九推五推。而司徒帥其屬。終千畝。播殖九穀。納于神倉。以擬粢盛。穰橐以餉犧牲云。

周禮王后蠶於北郊。而漢法皇后蠶於東郊。魏遵周禮。蠶于北郊。吳韋昭制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于西郊。依漢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西蠶。設兆域。置大

殿七間。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

後齊爲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之外。方千步。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被以棘。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口。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佐史。皆宦者爲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出階。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之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階。廣五尺。外北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有綠檐襦禱衣。黃履。以供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桑壇。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

壇東陞。卽御座。女尚書執筐。女主衣執鉤。立壇下。皇帝降自東陞。執筐者處右。執鉤者居左。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卽御座。內命婦以次就桑。鞠衣五條。展衣七條。祿衣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初授世婦灑。一簿。領預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改服。設勞酒。班賚而還。

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妣。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昭化嬪亞獻。淑嬪終獻。因以公桑焉。

隋制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

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內外命婦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禮祭訖就桑位於壇南東面尚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採三條反鉤命婦各依班採五條九條而止世婦亦有蠶毋受公桑灑訖還依位皇后乃還宮自後齊後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晉儀然亦時有損益矣。

禮仲春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于高禘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禘祠於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晉惠帝元康六年禘壇石中破爲二詔問石毀今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高禘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

已毀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而賊曹屬束皙議以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敝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時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石詔更鑄石令如舊置高禘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案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脩廟所得陸澄以爲孝武時郊禘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

後齊高禘爲壇於南郊傍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壇每歲春分玄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禘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

向配帝東方西向。禘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衮冕乘玉輅。皇后服禕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坐。夫人終獻。上嬪獻于禘神。訖帝及后並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隋制亦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禘於南郊壇。牲用太牢。一舊禮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皆隨其類而祭之。兆風師於西方者。就秋風之勁而不從箕星之位。兆司中司命於南郊。以天神是陽。故兆於南郊也。兆雨師於北郊者。就水位在北也。

攢位當作讀

丑汲本作午。

隋制於國城西北十里亥地。爲司中司命司祿三壇同壇。祀以立冬後亥。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爲風師壇。祀以立春後丑。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爲雨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牲以一少牢。昔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人必報之。故周法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祭法四方各自祭之。若不成之方。則闕而不祭。後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峻鱗羽羸毛介水墉坊郵表啜獸貓之神於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玄武五人帝五官

之神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月五方皆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於其側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則各爲坎餘則於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后稷田峻岳鎮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已下自天帝人帝田峻羽毛之類牲幣玉帛皆從燎地祇郵表畷之類皆從埋祭畢皇帝如南郊便殿致齋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黃郊便殿致齋明日乃祭祭訖又如西郊

便殿明日乃祭祭訖又如北郊便殿明日蜡祭訖還宮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又以仲冬祭名源川澤於北郊用一太牢祭井於社宮用一少牢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加以桃弧棘矢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於是始革前制

後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

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師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云。
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鄴中遂
多淫祀。茲風至今不絕。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
制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也。

隋書卷七終

菊池桐孫 校點

隋書卷八

禮儀志第三

太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禮儀三

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新除尚書左丞庾持稱晉宋
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諡。
梓宮將登輜輶。侍中版奏。已稱某謚皇帝。遣奠出於陛
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云大行皇帝。

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領步兵校尉知儀禮沈文阿等
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諡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
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輜輶。版奏皆稱某諡皇帝登輜輶
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諡。哀策旣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
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謂依梁儀稱諡以傳無窮。詔
可之。

天嘉元年八月癸亥尚書儀曹請。今月晦皇太后服安
吉君禫除儀注沈洙議謂。至親碁斷加降。故再碁而再
周之喪斷二十五日。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織縞。
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其

情。至加父在爲母。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之以碁。碁而除
服。無復哀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旣無杖
經可除。不容復改玄紱。旣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
且禫杖碁者。十五日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故斷
以再周。止二十五日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
十五日爲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齊建元
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唯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
終二十七日。又爲王遂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日
而除。案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日爲斷。今皇太后於
安吉君心喪之期。宜除於再周。無復心禫之禮。詔可之。

隋制諸岳崩潰竭。天子素服避正寢。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之山川。牲用大牢。

皇帝本服大功已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皇帝不視事三日。皇帝本服五服內親及嬪百官正二品已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日。皇帝本服小功總麻親。百官三品已上喪。皇帝皆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爲本服五服內諸親及嬪。一舉哀。皇太子爲本服五服之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已上一舉哀。

梁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埏門。

蕭子晉傳重諮禮官何侈之侈之議以爲改葬服總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不及於椁。可依新宮火處三日哭假而已。帝以爲得禮。二年何侈之議追服三年無禫。尚書議並以侈之言爲得。

又二年始興王嗣子喪。博士管咍議使國長從服總麻。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

又四年安成國刺稱廟新建。欲尅今日遷立所生吳太

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為不可宜待王妃服竟親奉盛禮

五年貴嬪母車喪議者疑其儀明山賓以為貴嬪既居母憂皇太子出貴嬪別第一舉哀以申聖情庶不乖禮帝從之

又五年祠部郎司馬裴牒貴嬪母車亡應有服制謂宜准公子為母麻衣之制既葬而除帝從之

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七年安成王慈太妃喪周捨牒使安成始與諸王以成

服日一日為位受弔帝曰喪無二主二王既在遠嗣子宜祭攝事周捨牒嗣子著細布衣絹領帶單衣用十五升葛凡有事及歲時節朔望並於靈所朝夕哭三年不聽樂

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為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陽侯依成人之服

大同六年皇太子啓謹案下殤之小功不行婚冠嫁三嘉之禮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禮竊有小疑帝曰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

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晉代蔡謨謝沈下纂馬懷等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亦得出嫁。范堅荀伯子等雖復率意致難。亦未能折。太始六年。虞龢立議。大功之末。乃可娶婦。于時博詢咸同。龢議齊永明十一年。有大司馬長子之喪。武帝子女同服大功。左丞顧杲之議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嬪降無疑。皇子娉納。亦在非。矧凡此諸議。皆是公背正文。務爲通耳。徐爰王文憲並云。朞服降爲大功。皆不可以婚嫁。於義乃爲不乖。而又不釋其意。天監十年。信安公

主當出適。而有臨川長子大功之慘。具論此義。粗已詳悉。太子今又啓審大功之末。及下殤之小功。行婚冠嫁。三吉之事。案禮所言。下殤小功。本是朞服。故不得有三吉之禮。况本服是朞。降爲大功。理當不可。人間行者。是用鄭玄逾降之義。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謂本服大功。子則小功。踰月以後。於情差輕。所以許有冠嫁。此則小功之末。通得取婦。前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是簡出大功之身。不得取婦。後言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取婦。故有出沒。婚禮國之大典。宜有畫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復輒有

于啓禮官不得輒爲曲議可依此以爲法。

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妃及從三品已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輪王郡公主太妃儀同三司已上及令僕皆聽立凶門栢歷三品已上及五等開國通用方相四品已下達於庶人以魁頭旌則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旒四品五品五旒六品七品三旒八品已下達于庶人唯旒而已其建旒三品已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于九品至較勳品達于庶人不過七尺。

王元軌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邢子才議

曰禮改葬總麻鄭玄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孫孫承重者曾祖父母祖母改葬旣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總而止言三人若非遺漏便是舉其略耳。

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入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遑賓嘉之禮。

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俗弊。詔曰：可。弘因奏徵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以爲准。亦徵採王儉禮脩畢上之。詔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其喪紀上自王公，下逮庶人，著令皆爲定制，無相差越。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已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已上薨卒，及三品已上有基親已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歛以朝服。有封者，歛以冕服。未有官者，白恰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歛。棺內不得置金銀珠玉諸重。一品懸隔，六五品已上四六品已下二轎車，三品

已上油幃，朱絲絡網施襪，兩箱畫龍幃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已上油幃施襪，兩箱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已下達於庶人，鼈甲車，無幃襪旒。蘇畫飾，執紼一品五十人，三品已上四十人，四品三十人，並布幘布深衣。三品已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翼，五品已上二引二披四鐸四翼，九品已上二鐸二翼，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魁頭，在京師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龜趺，跌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跌。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三年及基喪不數閏，大功已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

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

凶服不入公門。碁喪已下不解官者。在外曹禡綠紗帽。若重喪被起者。阜絹下裙帽。若入宮殿及須朝見者。冠服依百官例。

齊衰心喪已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弔不賀不預宴。碁喪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並終喪不預宴。小功已下。假滿依例。居五服之喪。受冊及之職。儀衛依常式。唯鼓樂從而_不作。若以戎事。不用此制。自秦兼天下。朝覲之禮遂廢。及周封蕭_中爲梁王。訖於隋。恒稱藩國。始有朝見之儀。梁王之朝周。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

牢。米九十筥。醢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王束帛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於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玄冕乘車。陳九儐。以束帛乘馬。致食于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贄。設九儐。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贄于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贄受贄。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衛。以見于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勞于梁王。明日王還贄。又明日王見三孤。如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

贊勞王。王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餼賓。並屬官之長爲使。牢米束帛同三公。

開皇四年正月。梁主蕭歸朝于京師。次于郊外。詔廣平王楊雄。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于驛館。雄等降就便幕。歸服通天冠。絳紗袞。端珥。立於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面。歸攝內史。令柳顧言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于梁帝。顧言入告。歸出迎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歸俱入。至于庭下。歸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於館門外。道右。東向。歸送於門外。西面再拜。及奉見。高祖冠通天冠。

服絳紗袞。御大興殿。如朝儀。歸服遠遊冠。朝服以入。君臣並拜。禮畢而出。

古者天子征伐。則宜于社。造于祖。類于上帝。還亦以牲徧告。梁天監初。陸璉議定軍禮。遵其制。帝曰。宜者請征。討之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巖。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于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于社。有

司以毛血豐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源川等乃爲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于坎又歛血歛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爲壇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以太牢賞用命戰于祖引功臣入旌門卽神庭而授版

焉又罰不用命于社卽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訖擇日行飲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勲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岳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之將發軔則軼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埋塼有司刺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薦脯醢加羊於軼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塼駕至太僕祭兩軛及軌前乃飲授爵遂轆軼上而行

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壇行宜社禮。帝齋於臨朔宮。懷荒殿預告官及侍從各齋于其所。十二衛士並齋。帝袞冕王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於宮南類上帝。積柴於燎壇。設高祖位於東方。帝服大裘。以冕乘王輅。祭奠玉帛。並如宜社。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乃出。又於薊城北設壇。祭馬祖於其上。亦有燎。又於其日使有司并祭先牧及馬步。無鐘鼓之樂。衆軍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置一纛。十隊爲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

汲本誤
脫建纓
拂三字
按上建
字亦恐
誤

明光甲。鈇具裝青纓拂。建狻猊旗。第二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鈇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建纓拂。建六駮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擗鼓金鈺各二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二面。哥籥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吳吹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盪幡一。第二團每隊黃隼盪幡一。第三團每隊白隼盪幡一。第四團每隊蒼隼盪幡一。長槊楯弩及甲毳等各稱兵數。受降使者一人。給

二馬輜車一乘白獸幡及節各一。騎吏三人。車輻白。從十二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爲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陣四面團營。然後諸團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鐃鼓俱振。騎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吹。次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蹲獸旗。炮槩二張。大將在其下。次誕馬二十四匹。次大角。次後部鐃。次第三團。次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夾以行。

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二團騎陣於南面。鼓吹翊大將居中。駐馬南向。第三團騎陣於西面。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爲方陣。四團外向。步卒翊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營定。四面陣者引騎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奔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畢。大將亞將等各就牙帳。其馬步隊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首

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亘一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御營內者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軍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廝隸。悉以帛爲帶。綴于衣領。名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事使人交相去來者。執以行。不執幡而離本軍者。佗軍驗軍記帶。知非部兵。則所在斬之。是歲也行幸望海鎮。於禿黎山爲壇。祀黃帝。行禡祭。詔太常少卿韋霽。博士褚亮。奏定其禮。皇帝及諸預祭臣。近

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爲埋埴。神坐西北。內壝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帝軒轅神坐於壝內。置甲冑弓矢於坐側。建槃於坐後。皇帝出次入門。羣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宮。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官皆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開皇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於河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後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太廟灼靈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闔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常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

畢出受甲兵。

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以豸肫一豐鼓皆告社廟受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于太祖廟禮畢又命有司宜于太社。

古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至於春秋蒐獮亦以講其事焉梁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場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槌一鼓爲嚴三嚴訖引仗爲

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憤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較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萊野爲場。爲二軍進止之節。又別墀於北場。輿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衆。爲戰陣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後。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後。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戰士次之。槊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卧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

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嶮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爲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

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蒐前一日。

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戎服，鉞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已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

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卽於圍下量餽將士。禮畢，改服鉞者，韜刀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河清中定令，每歲十二月半後講武。至晦，遂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至永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閣，一軍從東上閣，並從端門南出，闔闔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

後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卽坐。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驂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又

畢羣官乃射五埒。一品二品三十發。一發調馬十發射。射麇三發射帖。三品二十五發。一發調馬五發射下。八發射上。二發射獸頭。四品二十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發射獸頭。五品十五發。一發調馬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侍官御仗已上十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季秋大射。皇帝備大駕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上。二品四十六發。一發調馬三發射麇。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三品四十二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二十二發射獸頭。四品三十七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十九發射上。五品第一發射麇。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三埒三十二發。一發調馬九發射下。十七發射上。六品第四埒二十七發。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七品第五埒二十一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射上。八品第六埒十六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九發射上。九品第七埒十發。一發調馬三發射下。四發射上。大射置大將。太尉公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旂物鼓鐸鉦鏡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

於後表之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旣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旣陣皆坐。乃設驅逾騎。有司表貉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爲壇。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仲秋教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

禽以享烝。

孟秋迎太白。候太白。夕見於西方。先見三日。大司馬戒期。遂建旗於陽武門外。司空除壇兆。有司薦毛血。登歌奏。昭夏在位者拜。事畢出。其日中後十刻。六軍士馬俱介。冑集旗下。左右武伯督十二帥。嚴街侍臣文武俱介。冑奉迎。樂師撞黃鐘。右五鐘皆應。皇帝介冑警蹕以出。如常儀。而無鼓角。出國門而輟祭。至則舍於次。太白未見。五刻中外皆嚴。皇帝就位。六軍鼓譟。行三獻之禮。每獻鼓譟如初。獻事訖。燔燎。賜胙畢。鼓譟而還。隋制大射祭射。侯於射所。用少牢。軍人每年孟秋閱戎

具仲冬教戰法。及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誇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使並揚旗建節，分申佃令。卽留軍所，監獵布圍。圍闕南面，方幘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闕豬車。其飾如木輅，重輞漫輪，蚪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者也。駕六黑駟，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

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闕豬停輞，有司斂大綏。王公已下皆整弓矢，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初驅過，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詔。再驅過，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坐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則抗小綏。次諸將發射之，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三軍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臑而射之，達于右臑爲上等。達右耳本爲次等。自左髀達于右髀爲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之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佃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

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薦腊于京師。小獸私之。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爲侺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阜禱衣。執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鞀。角。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卽御座。王公執事官。第一品已下。從六品已上。

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內。分出二上閣。作方相與十二獸儺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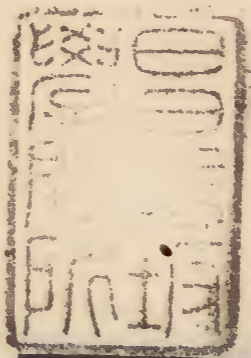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侺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禱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

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鬮牲匄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後齊制日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官公服晝漏上水一刻內外皆嚴三門者閉中門單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卽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侍臣皆赤幘帶劔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劔出戶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太社鄴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太祝令陳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

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鼓如嚴鼓法日光復圓止奏解嚴。

後魏每攻戰尅捷欲天下知聞廼書帛建於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開皇中廼詔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駟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宣行承詔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拜蹈舞者三又拜郡縣亦同。



隋書卷八終

菊池桐孫 校點

嘉應王印

隋書卷八 三十一

